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谷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敷源

欽定四庫全書

白谷集卷四

明 孫傳庭 撰

鑿勞錄序

丙子春三月臣奉撫秦之命夏四月六日恭承召對詢
臣以剿撫方畧臣畢陳愚見因以撫標無兵無餉為請
欽蒙聖諭措兵難措餉更難宵旰焦勞形於天表又諭
臣以真心實意期勉殷切臣自矢殫力盡心實圖報稱

陞辭而西以五月十有六日入關受事爰及戊寅之十月廿二出關北援拮据凡三十閱月巨寇悉平兵強餉裕視向之妖氛匝地徒手罔措者又一秦矣自維臣履極難之地肩極重之擔當極敝之時能無即於隕越以為簡書羞且得通理京兆前俸報成滿考亦數十年來秦撫所未有也非賴主上推誠委任多方鼓勵豈臣區區之愚微倖至此乃蒙聖明軫念犬馬凡有効力必賜褒嘉溫綸之下歲無虛月月無虛旬甚且風示各撫以

臣為法至臣以癡腸苦口數為樞部督過因謂臣報兵
後期自請白衣領職以甚臣罪聖明迄信臣無他仍於
臣奏剖疏中嘉其實心辨理臣之仰邀帝鑒可謂至矣
故臣每拜寵命雖戎馬倥偬感泣之餘必畧識顛末手
錄登簡漸積成帙名曰鑒勞錄夫臣即捐糜頂踵何勞
敢言顧聖明之鑒不敢忘也敬付剞劂惟志天恩罔極
云若夫叙錄猶稽實所司有意矜慎在諸將士不無顯
望然非臣愚所及矣崇禎戊寅十有二月朔識

省罪錄序

臣維今中外棘手惟北敵與流寇臣至謏劣剿寇秦中
遽銷十載之烽旋以北敵深入奉召入援尋被佐樞之
命祇遵遣赴復改協理無何賈庄兵潰遂儼然承師中
之乏方受事集兵濟陷已三越日矣維時敵焰燎原人
心風鶴臣始收餘燼以支殘局不自意傲天之倖及臣
之身輒一無疎失而安二東障陵京固內堵外于我皇
上宵旰必飭之廟謨咸肅將罔墜至臨口之戰則又灑

血誓衆鼓銳摧強二十三年之積衰為之一振若夫枕
戈擐甲長征六閱月轉戰數千里暨督援七十日之內
日與敵一彼一此界生死于呼吸臣未嘗少有退怯亦
可謂備嘗艱阻固愛髮膚矣乃敵將去而求臣者遂多
敵既去而阨臣者益力臣盡瘁之餘加以憂鬱狗馬之
疾所自來也何圖一疏顛陳貽罪亦至此極噫保督需
人誠急胡虛懸五月豫屬于臣督援之初比臣席藁待
謹冀復任之敢望顧己早為規卸之地乎况時已解嚴

臣一身叢垢又有母垂危揆之臣義子情俱有不得已者伏思臣忠君報國起念非誣雪恥禦敵殫心未謬而得禍如斯殊非無自臣敢謂何辜于天實命不同乎因撮行間始末成帙名曰省罪錄吁嗟臣惟不省以至于罪省而後知臣罪實深第臣取罪之絲雖死不變如以今日之省初志稍渝臣罪滋甚尤臣之所不敢出也崇禎辛巳十月望日識

朋來艸小序

孫子一日坐辟易齋中俄見陰雲四合雪花如拳因憶
王子猷訪戴事千載興懷大叫曰武子何在也亟命童
子買蹇直抵太原一路堅冰在鬚冷風刺骨九原寥落
石嶺淒其餘於此時興益不淺盡日至太原徑入李署
武子方趺坐蒲團上聞余履聲勃勃有動矐目向余曰
伯雅來耶伯雅來耶余不作風塵之色武子亦不及寒
暄之語第呼酒酒酣武子為月下歌騷人之致英雄之
淚具見舌端余亦為三載闕河今把袂百年天地此銜

杯之句彼唱此和竟夜忘倦武子復向余曰我兩人豈
以一笑空虛了今夜局耶乃啟蕭師拈朋來一題各就
五首情之所至文亦同趣一切道學氣頭中氣腐鼠氣
盡掃而空之而興猶未盡也噫子猷訪戴後世侈為美
譚然余且病子猷之淺也我兩人今日竒緣自謂過子
猷一着海內弟兄其謂之何丙辰長至後一日書於晉
陽李署之冰玉堂

鑒勞錄跋

臣自陷法網幽繫請室悔罪愈深感恩益厚每手斯編
輒拊膺悲慟不能自己臣因是而深慨於疆吏之難也
蓄縮無論矣即髮膚不敢愛而濟事為難庸疎必及矣
即猷畧可自効而獲上為難幸而豎尺寸微寵眷矣而
構忌轉叢初終莫保則毋自喪生平仰負知遇之為尤
難臣於秦事一力擔承剝撫幸有成緒又悉在聖鑒叙
錄屢屢明旨臣之遭際不為不奇祇以樸拙無似動逢
奇齟意見之參差固惟其可否而蕩寇安秦之戰功胡

可掩也臣一手足之勤劬亦任其遏抑而將士衝鋒陷陣之血績何忍沒也猶曰臣實首事不便偏舉至若清屯之效利在軍國臣何與焉且聖明如意屯政方風示各撫為法而撓亂百出不廢不已又鹽政之議臣考究有年稽核閱歲一歸官納利倍清屯其官納之需又取給於臣所辭還之勦餉臣疏告詳明仰蒙聖俞已勅所司舉行新撫因勦餉派在鄰省請以秦餉通融挹注攝部事者遂借端寢閣夫司農方苦仰屋乃以人廢言坐

棄富強之長策而不恤是誠何心噫見之實效奉有欽
依猶承望相阨亦至于此臣復妄談軍務竊欲以禦敵
管窺稽首御前畢陳芹曝之悃維宗社苞桑之計何可
得也此實臣報國有心致身無術自階之厲以至下貽
鮮終之譏上累知人之哲臣罪萬死莫贖矣

吳太孺人乞言述

不肖傳庭頓首頓首謹齋沐祈言於老先生大人木天
閣下傳庭自己未通籍而無祿先子見背四載於茲矣

所恃玃玃相依為命有母氏在母氏以未亡之身不忍
從先子地下以有不孝孤在傳庭念自先大父先子以
來家世清白一經而外絕無長物至傳庭之身無以資
膏油四載機杼之力實賴母氏以底於成一行作吏悠
悠三年邑衝政煩不遑將母人子之謂何幸以敬受母
命居官勤慎無大隕越以干吏議循資小考奏之天官
氏得借一命貶恩二人使逝者發幽光於蒿里存者荷
寵賁於孀居真千載一時也謹述母氏懿行淑德命女

史掌記備太史公採錄焉母出吳氏為太僕丞吳公安
孫女受育繼母有威無慈母氏年七八歲即嫻女誠慎
居內謹話言鞶絲女紅而外終日不出一語雖無以逢
繼母謹然繼母直頷之耳邦有淑女君子好逑繼母必
欲委之窶人子以失所仰望為幸是時先大父知吳之
早有令女也力為先子求匹繼母曰寒士之家安得發
跡乎曷其字之母氏遂歸先子縞巾練裙躬服節儉力
行婦道滑澁罔怠凡米鹽畜字精心綜理井井有方篝

燈佐先子讀每至丙夜不倦先子大小文試母必形之
夢寐嘗刻期以俟先子之薦泊辛卯丁酉先大父先子
後先列賢書里人榮之母處之泊如也已丁先曾祖及
先祖母之變先大父雞骨支牀先子亦犯滅性之戒時
母少婦耳室以內獨母為政母哀號而隨之拮据裏事
二喪克舉先子從不解問家事母經理悉中窾一切瑣
務不以煩先子慮先子好行其德周人之急不責其報
母善承志意不難脫簪珥以佐不足凡弟輩婚娶輒出

笥中之有以相其成及先大父先子相繼不諱繼祖母
暨側室一人年皆僅逾二十志存匪石之固母朝夕慰
存迄今冰玉之德晚而彌芳雖天植其性而母左右之
力居多大約母氏慈惠端慤溫懿肅慎馭臧獲以嚴而
不廢恩處妯娌以和遇燕接必取古名媛以相勗喜持
戒奉佛深信因果然語以禱祠邪魅則輒麾去又持衷
淵塞人不易窺其喜愠至心應事機睹兆知微往往與
先子若合符節而沈靜詳審處艱難辛苦之時委蛇克

濟即丈夫何過焉當先子見背時遺命母氏曰吾弗及
用世齋志以沒是吾未瞑目之日也不腆孺子可望早
成昌緩治任其以素靈斃停室堂三年後看孺子崢嶸
歸來徐徐入地下吾志畢矣于時聞者咸謂送死大事
成敗之數未可逆無惑乃翁亂命母慨然奉先子命惟
謹時撫不肖孤曰母能食貧不以饗殮分兒念有志竟
成兒其早慰若父也則又搶地呼先子曰夫子在天之
靈其早有以相孺子也不肖孤會友課議或下帷攻苦

母喜且不寐或昵交遊狎酒人則隕涕欲絕孺子若此
曷急營菟裘無貽親朋羞憶非母氏矢志激勵不肖安
得幸茲一第耶既傳庭釋褐都門領符而出始歸謀宥
事哀禮畧盡母怡然曰孺子今而後始有以謝爾父於
地下矣雖然立身揚名方自今始祖父清白家聲具在
爾其勉之即今竊祿數載不至尸素取戾所稟於母訓
者大也幸際聖恩汪濊之日孝治聿新之會敢祈青藜
彤管曲為點綴片言九鼎一語七襄頂戴恩德奚啻銜

結先子行實載在志中茲不敢贅不肖傳庭可勝百拜

懇禱之至

劉太孺人乞言述

母劉氏先子元配也劉為代之望族女德聞於閭里母氏淑媛尤著結褵婉婉篤同心之義先子攻苦發憤母氏佐以織紵之勤有無逸之思焉至其蘋蘩致潔雜佩相德庶幾婦職無忝乃事先子無幾時而竟以天奪嗚呼傷哉香返清魂榮分白骨端有望於金閨之溢美焉

馮孺人乞言述

馮氏為傳庭元配孝廉馮公明期女也年十四歸傳庭
十七歲而天僅育一女托之師氏馮氏膏沐為容知為
頗頗碩人而婉孌幽閒足跡未嘗離壺闔門以內間若
屏息雖欲聞一笑語不可得傳庭嘗負笈汾水輒能憇
憇不作兒女沾戀至其溫恭孝惠尤足述者天不祚我
良配竟使蒲柳之姿溘然先零傷哉敢邀餘芬少光兆

域

兩邑拙政乞言述

傳庭塞下豎儒耳烏知為令苦今而後知其苦也永商
二邑實稱繁衝又以數年加派民乃重困傳庭始至訪
民間疾苦首問錢穀宿蠹剔堯叔之奸曉然示以親輸
之法徵收里排勒索火耗尤為民害嚴諭平等交納自
封投櫃民不苦催科輸將恐後門攤之役市民潛于剝
膚召募火夫裁公費以給廩餼在市之窮民以甦權稅
奉恩停免議者欲復流稅以佐宗祿輒力言其不便者

四深切利害旋獲告罷軍餉永獨極重激烈具申曲折
數千言列小民苦狀如覩當事靡不嘉允奉文搜括義
切急公搜過二千餘金稅契之鏹歲解不過十數金而
目擊時艱不敢以纖毫充他費前後解過一千餘金踰
常額奚啻十倍募兵諭以忠義無不踴躍先登捐俸輸
馬未已也又出家畜之最善者以獻他如清累年之滯
牒而積案一空懲猾胥之舞文而衙蠹若洗窮兩造之
隱伏而雀鼠向化一切乘傳所需自行置辦又力葺公

署之頽壞使有即次之安至辛酉之夏蝗蟲害稼為
文禱於社蝗即出境民乃有秋尤極重者黃河衝決直
逼蒙牆故道岌岌乎將有甲辰乙巳之變甫任商邱急
請詳發帑脩築即今徼惠河伯得免汎濫又浚壕之役
不憚艱難以其素所佐縣官費之公田易金一千四百
有奇以供民力金湯之險恃以無恐洎鄒滕妖變商邱
實逼處此無賴棒會狡焉思為內應於是嚴保甲練鄉
兵創柵欄繕重門製戰車備火器不避暑濕單騎巡歷

諸隘口相度地形指陳要害而防禦始周擒緝渠魁妖
賊聞風遠遁輦轂亂民莫不解散蓋緣犯法有禁又許
令自新以不治治之而邑始有良民業蒙督撫援新例
題叙矣若夫工夫稍暇加意學行羣諸士造就之悉彬
彬裁文質不乖于道則又傳庭以一經起家即多事之
秋不廢課藝凡此區區政蹟固令之所不能盡得之民
而民卒無不樂其便者則傳庭一念款款愚拙可以致
民之信從民亦且相安於愚拙焉永之父老子弟謀而

勒之去思且欲尸而祝之何以得此於民哉則曩之所苦者今又若甘之矣噫嘻斯固濫竽兩邑四載之行畧如此伏惟太史公忘其葑菲采其一二以少存實蹟云

歸德府商邱縣新置養濟院碑記

邑舊有養濟院以收卹無告之窮民原址不知何年附於城東南雉堞之下日久漸積居民依之列為衢道以故池不得附城寢遠在數十步外屋近城則有攀緣之虞池遠城則有攻圍之虞時歲在壬戌余以永令借移

於此東省妖賊正橫訛言朋興相違三百里皆謂旦夕
可至亟修城守僉云民社不徹城無可守之法余獨計
以為民居尚可諸在養數者皆斃然無依使待有警而
後徙之屋一撤安得遽有蓋頂駐足之地將更顛連失
所乃為期令他居民徙而預為在養籍者擇得巽壇之
右高阜爽塏之區乃故憲副莒岸曹公冢君明經之地
欲購而得之明經義不計直遂捐以為用乃為之創立
棟宇以備風雨為之周建垣堵以禦外侮為之恢廓其

庭院以便遊息為之分別其庖湑以通緩急摠之南北若干步東西若干步共為地若干畝分其舊址撤屋未竟而諸罷癘已杖策扶掖徙於中而安之不覺有遷移之擾其他居民更不迫而去上視崇墉巖巖百尺如自地中踊出乃始量其高下計工開濬不逾期而池仍附於城下深廣各如法引陂而注之淵然巨浸乃始為之浮橋扼其四圍出入之路萬一欲守縵橋而去之遂為長河天險已余亦不自意功之速成成功而不擾也然

非先移養濟院俾之有所歸則罷癯殘廢之人奸黠者倚之為觀望安得使令之惟行如此余既乘一時之攘搶為高邑固墉隍之防貽百世以磐石之基方憐養籍諸老與他徙居民之不暇然一時創建之始末并其址之衰延不可不志其數以杜將來侵沒之弊庶得永其居於無窮也輒為之記

派就壯丁曉示闔城告白

照得守城壯丁每塚一名共該二千四百九十九名隊

長及把柵等項約用二百名共該用壯丁二千七百名
及實查在城居人堪應壯丁者殊不能派足此數故初
議鄉官自身應免今除家人住戶照例抽派外仍議令
幫應有差且視餘人幫應獨多矣初議生員業儒又已
派管壯丁應免今又酌其力量厚薄議令幫應矣衙門
人役係在官之身應免今亦議令協應或幫應矣初議
營衛軍丁應免今除在城營軍不派為備有事征調之
用其外城食糧者一槩不免即本城衛所軍亦查其原

未著伍者議令協應矣幫應者此借彼之利彼利此之
餘原可以相資而不為相厲協應者取二人之力收一
人之用原可以兩濟而不至兩妨至於幫應之外有獨
應一壯者非其父兄弟之多則其產業生意之厚原
可以獨承而非為獨苦傳庭清查以來拮据兩月頗竭
苦心無非為一城身家性命之計固不敢望一城之人
相感第欲求一城之人相諒倘派定之後鄉紳責余曰
我輩叨在仕宦奈何反視平民幫應獨多傳庭則曰我

輩曾沾俸祿不宜為地方倡義乎在學諸友責我曰我輩列名庠序既分管城堞奈何又復令幫應傳庭則曰諸友既為四民之首宜明大義且幫應原責之饒有力者非敢強寒畯以難堪豈宜自甘菲薄乎各衙門人役責余曰某等服役公家安能分身守堞傳庭則曰爾等惟身家十分豐厚者始令獨應一名其餘身家稍次者必兩人乃協應一名爾輩即在官之身獨不有上班下班乎其衙所及外城食軍糧者責余曰我等亦列在軍籍

奈何不如例均免傳庭則曰爾等不著伍假借名色坐
領公餉已屬不法豈公派守城復可聽爾等偷安乎至
於肆市商賈既於各巷住居挨派浮鋪原議俱免其不
免而亦議幫者則以資本厚而得利多耳倘或私有後
言傳庭則曰使窮民登城為爾等守財爾等鋪面正財
利之藪止令量幫銀錢分文猶如割如刺天神鑒之亦
豈肯福爾乎事期共濟傳庭固不辭怨勞心苟相同闔
城想自能體念今將派定壯丁揭示如左

雨公先生評後云霖按丁壯守陴天下通例而貧富
多寡之際調劑極難有人心不固而金湯可恃者哉
比年協贊城首竊効芻蕘法屢變而後定讀孫白谷
先生議實獲我心總之以人和為要遵益夫子談兵
法也

答樞輔札

僕祇遵尺一量率所部官兵共一千六百餘員名已于
本月廿日啟行矣絲秦赴都取道山西較近乃計程亦

四十一站士馬遠涉長征勢難越站馳突俟渡河而後
或可催令儻行然亦須月餘乃能抵都心徒急而足難
前想必能垂諒也至此時敵勢若何僕無能遠度乃區
區之愚謂惟一意固守勿事張皇則敵無如我何而膚
功可立奏也第恐廟堂之上議論紛呶令當事者即欲
不張皇而不可得且奈何

又

昨行次徐溝原擬改絲紫荊可以兼程入都旋奉部咨

俾從真定進兵義不敢以兵單自諉遂取道井陘方抵
栢井真保按院道府告急之文接踵而至因此馭冒險
直撲恒陽幸保重地無恙一切情形具載塘報中不敢
復贅到郡之日驚聞新命兼接台札自維謏劣君恩台
誼何以克副祇有跼蹐靡寧已耳奉教的在月終先茲
馳報前後差官緣道路梗塞今始同返統維慈照臨穎
瞻結

致閣部札

自敵南下我兵實不能一矢加遺想台臺自有確聞僕何敢妄贅大約各處兵情一言北敵遂無人色又安能責以交鋒然此猶督監所提之精銳也若保鎮左帥之兵人馬器甲不能望督監精銳百一而劉光祚兵壯馬不及二百鞏固營兵一半又以從征久疲其馬率多歎段其人與光祚步卒十九盡畿輔鄉民固可一僥倖乎况左鎮兵尚未到關門兵較諸兵或強然亦總監摘攜之餘也又驕而難馭必不能驟成節制之旅僕無他謬

巧臨渴掘井其何以仰副帷算聞北兵實未出龍固俱
在畿南頃報督師提兵已遠出廣平若僕一渡河而南
又空真保之兵以往倘敵復北折真保亦危似不可不
深長思也為今之計斷不宜輕言進戰飾報捷功惟宜
馳飭督監各提一旅一東一西隨敵聲援分兵守城至
撥僕之兵即旦晚可集俱宜駐防東邊照管真保倘敵
勢南侵益深勢不能復折真保僕乃可舍真保而與之
俱南若敵從山左河北俱出山西僕即從龍固與之俱

北而畿南重地乃可無虞矣

致樞輔札

六日定州具書同公移塵瀆想蒙垂鑒僕至真保吳襄
兵尚須數日總計撥給僕見在各兵內不能選堪用馬
兵五十較督監兵力衆寡強弱奚啻天淵乃今之可慮
猶不在兵之寡弱師行糧從始能責以用命比見所在
芻糧皆苦難繼且地方士民恨兵若仇一聞兵至緊閉
城門闕廂房屋惟存四壁戶牖錫竈一切烏有况行間

無折色接濟兵即攜有金錢何處可易一飽至真定以南所過州縣率多殘破又敵去之後繼以大兵僕兵再往即欲搜乞于鄉村不可得矣當此時勢即有精銳之兵可以多攜亦恐以嗷嗷致變况敢以備數之兵徒自窘苦乎候吳襄兵到僕選攜馬兵大約不敢過五千步兵欲備分防亦不得不勉攜數千亦不能多也其選餘之兵應留發真定所屬分防惟定州胡守識力超羣或當願留餘則恐不相容尚祈移檄馳飭若僕承他人極

壞之局恐不免終與同罪然報主有心亦所不計也至
題催戶部多解折色權宜救濟是目前喫緊之著併乞
留意旅舍匆勒不知所云

致樞輔札

僕于初九日抵恒陽原意就便攜鞏固營兵馳往乃該
營兵因分監題留不肯遽發左鎮兵不知何在劉鎮堪
用馬兵約僅二百闕門兵再須三四日始至聞亦係步
兵則僕之軍前馬兵依然止原攜之一千與新增劉鎮

之二百耳即以之撤塘發撥尚難支吾顧可以當一面
犄角乎惟有憂憤欲絕而已至軍機現在何如已遣塘
撥偵探馳請督師裁酌

致樞輔札

念七日驚聞新命方切徬徨明日差官已賫勅劍至矣
揣時度事力必難勝許國致身義無可諉當即郊迎祇
受訖至於警報方甚兵集無期郡邑攻陷日聞人心所
在風鶴即三藩重地刻下俱有不可知者僕功無可望

罪非敢辭惟是畿東之事自有主者僕方束手待兵萬
希台臺公虛主持為幸率勒附謝併懇

致樞輔札

壞局難承屢懇矜免無可奈何竟蒙相屬當此時勢何
能有為一切苦情具詳疏揭惟台臺念之猛如虎兵單
而將勇故欲一借然須得部咨馳催方能遄至祖大壽
兵已見調併祈檄赴僕軍前為懇閱即報知有內備之
議懲前毖後自應早計第所列某某真才殊大不然天

下事恐不堪再悞也若僕之一身倘違斧鉞其所願効容當面請僕必不敢舍難趨易避險就夷也杞憂在念冒昧附陳死罪死罪

致閣部札

鉅鹿之失緣當事者計無復之惟思謝責朝廷罔顧貽憂宗社真堪令人切齒痛心也宣晉兩鎮雖幸拔出責以收潰圖功不可望已雲鎮規避殆成積習榆兵烏延之事伎倆已見曹帥音信杳然左鎮亦無消息僕謬膺

新命其所督者依然原帶之一軍與新益保定及關門
渡敵之步卒耳今且派守臨城僕亦以此兵僅堪派守
故唯唯總監之布置鄭嘉棟兵約旬日乃可望至僕徒
手難搏亦不敢以無兵自諉頃已選精銳近千發繇武
德之間張聲堵擊但報敵尚無北折之意而兵力單薄
若此安能創之使去僕向謂用竒用少可圖一當祇以
前督喪師侯鎮又復被挫士鮮鬪志無著可施則惟有
用虛而已然虛則難恃况將領中解人甚少怯病已深

併虛亦不能用也可奈何哉伏楮漫陳憂憤欲絕

答東撫札

氣誼最深睽違日久悵結可知邊事如此悞國何人比
極壞難支乃責之襜褕子曰非爾不可區區一身不足
惜其如疆事何哉弟甫奉協理之命已無督可協今又
承乏總督已無兵可督豈可以徒手搏乎弟所率惟秦
中一旅馬步凡一千五百餘皆保定及關門疲敵之步
卒耳初報敵渡河北折擬徑指德州比得總監疏揭促

守清源遂繇棗強取道南下及抵清源即以所率步兵
盡派登埤第遠辱使命仰體懸切已儘原部馬兵挑選
精銳數百繇武赴德稍示聲援應用芻糧荷年兄軫濟
自無虞缺乏駐歇闕廂又有郡守照管已屬厚幸濟竟
諸重地總監俱已撥有援兵面晤有期臨穎瞻結

又答東撫請援兵札

繇冀趨德改適清源其詳已悉前札茲不贅會城告急
纓冠之救自不容緩且何敢緩也第弟於前督債潰之

後突承新命其所撥給之兵祇今無一旅調至弟何能
張空拳以相格拒屢晤總監云已發兵二枝往援東路
之責專在該監度必不以誑言相悞也德州諸紳亦復
有書望援昨發去兵數百皆弟部下之錚錚者若收之
城上以備應援的可勝鄉兵及內地兵數萬第恐州人
士不肯納入然納入萬萬無妨也蓋若輩強半皆功陞
都守又弟經年行間與共利害死生者幸年兄為闔州
一曉諭之頃報雲鎮及榆林兵旦夕可至至即提赴左

右惟年兄指揮是聽不宣

致督察劉

台臺宜駐德兼顧頃已畧陳細繹明旨所云一隅蓋指
臨也非可總監之奏也又明旨云視敵所向今敵實未
嘗向臨攻臨之說乃總監意外之慮耳台臺必欲一往
為總監勸駕後仍宜造返德中守臨豈台臺事也步火
兵餘雖無幾俟旌旆朝發即照濟兵南發之數撥令赴
防而彼中緩急仍僕任之李主政餉銀實此間續命之

膏萬勿令攜之入臨高唐有寄餉八萬已為總監取去
彼中固無需此也曹變蛟兵共五千原無額餉俱應取
給行間連行鹽日費不貲聞軍士沿途頗以窘苦咨怨
內副將賀人龍兵千餘已於祁縣譁逃今尚不知作何
狀也曹鎮兵見在止存四千在秦時已欠餉五月洪亨
老借之州縣量給兩月尚欠三月乃赴援又一月矣將
何以免其嗷嗷乎曹鎮勇員敢戰副將白廣恩亦武夫
中出色者叩見時希勿吝金玉一鼓勵之然此無庸囑

也

又致督察劉

台體就平社稷之福也披翰可任額手台臺駐德南北東西可以兼顧豈為滯於一隅入清源則一隅矣若東撫自應一往以彼中守計惟東撫可便宜以圖也德州之防僕自時時在念但有聲息即遣馬兵一千馳往火步兵自分發之後僅存千餘備札營緩急之用頃報曹變蛟與楊國柱兵且陸續抵德彼中事必不敢悞也第

台臺應否入臨宜一酌耳率占奉報

又致督察劉

兵漸集矣將士之氣較前亦稍知競奮俟曹鎮兵至傾
有機會鼓勵而前務圖一當不敢負台臺拳切也曹鎮
兵凡四千儘多驍健然未攜有片甲禦敵與剿寇不同
昨曾為台臺屢悉密兵原駝盔甲二百頂副步兵無所
用之萬祈借給該鎮僕當補牘以聞也台臺大札已抄
示諸鎮將矣敬復

委曹鎮領兵擊堵諭四鎮札

戰守機宜必協謀乃能共濟臨時進止必專責乃不互
諉適與諸大將軍面屬不啻詳矣不佞所以強借曹大
將軍者以臨鎮兵多又不佞標下之兵實曹大將軍所
素統者區區之意諸大將軍想已洞悉功成題叙亦照
各鎮所獲為差毫不敢以意軒輕機會難得師克在和
惟諸大將軍實圖利之囑囑切切

答魯王啟

頃二東被兵播越德藩此時職兵未集負罪萬千比各鎮餘燼稍稍收合因念殿下名封震隣不勝顧慮輒發一旅馳衛分自應爾乃蕭弁重荷金帛之賜職復謬蒙慰譽過當實增愧悚至於疏奏錄功尤非菲劣所敢承也茲因蕭弁役旋肅裁附復臨啟不勝感戢悚惶之至

致樞輔札

敬咨保鎮劉光祚庸碌不堪台臺據閣部劉老先生疏叅立請正法大是快舉第賜劍從事惟副將而下為然

若施之鎮帥頗駭耳目僕久役行間深知此時兵將積
怯殊非誅戮所能立起若繩之太急恐致債誤益煩聖
慮昨曾冒死密奏聖明業即聞之台臺矣今僕同劉老
先生審酌再四此舉殊有關係因合詞馳請聖裁倘下
部議速問結正乃不易之法萬維台臺主持臨穎不勝
悚切

答兵科張坦公札

不佞庸劣無似蹇承壞局艱辛萬狀非所敢言獨是黽

勉支撐自受兵以來幸不至致有決裂就中著數實未
敢少錯針芒第屢奉嚴旨震疊有加凜凜天威不啻雷
霆在頂惟有勉圖竭蹶東身以待已耳督察公才畧猶
人請纓而出一籌莫効受誤左右舉動乖違既奉嚴旨
無端欲嫁禍不佞當靜聽處分之時乃咨移紛出謾罵
相加以為出疏自解之地此等用心寧不可恥竝部咨
到日亦當有小疏畧剖即不敢過傷雅道然封疆事重
何能寂無一言也各鎮將積怯有日又所部無兵此豈

嚴法可能立振不佞教訓鼓舞嘔盡心血今且人人知
奮又自屬不佞調度之後若輩實未嘗失律逗怯有顯
罪可誅難逃台鑒至從前可殺之罪又非向後領兵者
所宜究督察今日因左右之怒而叅明日又因左右之
喜而救兩次之疏俱於發後相示不佞何能畧贊一語
乃謂不佞卸擔於督察不亦竒乎夫總督奉朝廷威靈
手握尚方而鎮將漫不知畏者有所以使之褻也不佞
自信實不至此亦知己所可共信頃太平一戰總兵曹

變蛟等鼓銳直前副將而下若白廣恩萬邦安中矢愈奮與各鎮譟呼衝陷連奪四山城頭萬目共見皆以為二十三年以來所未有即向所稱文懦無如王樸亦步率火器仰面攻山豈樸忽能畏法死戰至此則不佞之披誠激勸有所使之然也不佞於若輩又何求焉其若輩從前罪狀輕重不同廟堂自有公議俟協督事竣細衡功罪誰可相準誰應另議不佞自當率諸鎮同請斧鉞國憲具存何敢玩徇於其間也冗勒附報可任依

切

與樞輔札

陝省標兵原因近日從各邊新募成營其家口俱僑寓
省城無親可托茲以從行半載戰事幸竣迫欲西歸僕
察其情不容已業為移文請示矜候發還乃遂有迫不
能待乘夜潛逃者業已行該營互相挨查俟查確再報
至其餘兵丁雖畏法未敢從行而思歸之情人人皆同
僕謂宜念其從行微勞檄諭先逃者速止前途候本營

將官領餘兵俱至同還併密諭該將至彼止訪查首倡者掣解正罪足以做人心而彰國憲此外仍不必深求也數行佈達臨穎無任延切

答閣部將材札

今日之所以無將者以封疆大吏無將將之人也有將將者則大冶洪爐是鐵堪鑄而將材不可勝用矣以小喻大僕非能將將者也方僕奉命入陝時標下止罪廢數弁耳僕即因而用之渠輩偶有一長即嘉許誘掖偶

有一短即裁抑呵禁甚或萌心不肖逞詐試貪又為之
預先逆折使其廢然自返如竟至違犯則毫不假借或
又稍有功勩則又稱賞不置使知鼓舞至於一切方畧
必多方解說務令躍然有會及試之有效又迎機省諭
俾其觸類引伸故去歲澄城三水以及關門數戰遂成
掃蕩之功即此數弁以至僕出關之日所與俱者亦惟
此數弁以僕觀之今似亦人人可將乃最優者無如李
國政一人今以功賞事為分監糾叅見候究擬已矣此

外沈毅精練則有鄭嘉棟即可旦晚登壇恢宏明爽則
有趙大允技勇知機則有王根子二弁亦可需次至其
勛勞實績一一俱在按冊可知無俟縷數若夫遊都而
下堪備簡拔者不能徧及至標下之外又未敢臆對矣
無已廢帥中有張天禮者當是守將之選置之取到諸
帥或猶稱白眉乎噫取大帥於廢帥之中此實出於不
得已然廢帥之可用者原寥寥也敬復

又回兵部議發陝兵回鎮咨

為軍務事四月初五日申時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職
准此為照自北兵出口各鎮援兵已奉有著從便道還
鎮之旨大同宣府等兵俱已遵旨回鎮矣其陝西兵馬
因復奉有聽薊督酌議之旨職隨檄令延綏并陝西撫
標之兵各暫駐聽候薊督同臨固甘寧等兵一併酌議
一面移咨薊督酌議具題及接薊督回咨止欲酌議臨
固甘寧之兵而以延綏及撫標之兵聽職去留職以薊督
奉有明旨非職所敢擅議因復咨請貴部及薊督會議

今准貴部咨謂己巳西兵入衛至辛未陸續發回將延兵先發回鎮其餘兵馬仍聽密行遼東偵探北兵有無續發真確信息再酌請命已經具題自應遵候第查己巳入衛皆各鎮額兵今陝撫標兵係因近日從各邊新募而來且內多降丁攜帶眷屬僑寓省城自去冬入援已閱半載心牽內顧頗切思歸目今關外警報且息况宣大延綏各兵既俱回鎮此兵亦應暫行遣還如防秋需兵不妨馳檄再調想陝撫誼切急公未有不遵依迨

發者聞薊督方往閱邊口恐不能即行酌議各兵日望
遣還徒糜芻粟亦屬可惜為此合咨貴部煩請查照或
將陝撫標兵先行具題發回其臨固甘寧各兵聽薊督
酌議施行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報兵部拏獲逃丁正法揭

為擒獲倡逃官丁即行正法警衆事陝省乘夜私逃兵
丁已經職屢諭該將密查為首倡逃者拏解去後十二
日辰時據職原差標下劄委旗鼓都司楊豹守備梅永

高稟報卑職等蒙差追諭先行兵丁今俱見住舊店地方約共一百餘名至十一日副將鄭嘉棟遊擊張文耀統兵回鎮到彼查出張遊擊下倡逃劉委守備一員劉三本材官一名邢永祥同住通州東南關外倡說我們見今防禦事竣先行也不妨遂與永祥當街約叫各丁起身又查出鄭副將下倡逃二名尚自友蔣宏明俱係家丁住十里村聽說劉三本等起身遂邀約各丁同行訪實鄭副將等隨同卑職等即時將四犯擒拏解送良

鄉縣監候取有收管其劉三本及邢永祥下餘丁併尚
自友蔣宏明強騎車戶騾八頭妄稱係給錢僱騎隨查
給本戶認領等情又據張文耀呈稱蒙本部院憲牌仰
卑職等即拏倡首逃丁馳報本部院正法蒙批卑職選
差中千范廣牛希才等即將逃回守備劉三本材官邢
永祥趕至地名舊店拏獲解赴良鄉縣監候除家丁張
平等二名卑職緝打一百棍警衆外理合呈報又據鄭
嘉棟呈稱卑職十一日辰時至良鄉地方舊店據先差

官楊王庭同本部院原差都司楊豹等俱稱初九日將各丁趕至舊店即止諭令候本營人馬同行各丁在途未曾生事當即查出家丁尚自友在村聞知東來兵馬吆叫人馬起身自友即出沿街催督步兵併蔣宏明奪騎驪頭同行卑職等當將二丁挈送良鄉縣其驪二頭涿州曹副將帶同原主認去餘兵點明收伍前行等因各報到職據此為照陝西標兵方候遣發乃忽有私逃之事劉三本固居然劄委守備也向來勦寇諸案俱列

有三本之功見候叙陞卽偶與各丁同逃未嘗預約亦
應以三本為首况實三本作偏乎至邢永祥以張文耀
之貼身而背主約逃尚自友蔣宏明以隔營之部卒而
聞風糾合皆為戎首均應梟斬若候提解正法恐各營
兵馬去遠無以示警不若當此前兵甫行後兵纔發之
時卽就彼中駢戮庶可以懲一警百耳故職當差傳號
遊擊趙祥執令旗前往良鄉會同該縣印官將劉三本
等四員名卽行梟首仍發示馳傳各營以警將來其所

奪騎張秉廉等騾頭已經追給原主訖至鄭嘉棟張文耀等應否免議統惟貴部裁酌具題施行理合揭報須至揭者崇禎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清屯示

照得西安左等三衛所額設屯軍屯地照軍給地以地養軍乃祖宗足兵足食良法祇緣承平日久初制盡廢屯軍既不堪實用屯地亦徒有空名其各軍原領屯地有被權貴豪強衙蠹學劣霸占者亦有始因兌食軍糧

日久欺隱者甚至有本軍逃亡所遺田畝佃戶徑行侵
沒者種種詭弊難以枚舉已經嚴行西安理刑官溯流
窮源從頭搜查務照國初原額軍地及額徵糧草一一
查出地不容失一畝糧不容遺一粒通融袒制設立新
規使地出之糧實可養軍糧養之軍實堪征戰則國初
富強之盛可復見於今日而三秦可以長治久安矣俟
查明議定本院以必行為主一任權貴豪強衙蠹學劣
與各項奸徒百計阻撓本院已誓之天日斷無調停人

情為若輩轉移之理想若輩亦各有良心當此內外空
虛腹心交誑兵單餉匱人民日見殺擄城郭所在破殘
五位宵旰勞心羣工上下束手之日即不能捐貲効義
戮力佐公乃猶忍占朝廷之軍屯貽國家以單弱此其
為人毒猶逾於流賊而奸更甚於細作無論明有人非
抑且幽有鬼謫本院叨茲鎮撫若使此法不伸此志不
行尚可羞茲簡命汗顏於三秦士民之上哉為此示諭
爾屯軍屯餘及占種屯地之家其各靜聽查理至各軍

屯投到告詞姑收立案待查出之後各家如敢怙終不
悛生端抗拒本院應按法處治者即按法處治應特疏
糾叅者即特疏糾叅亦無庸爾等紛紛控瀆也若所官
軍職旗甲人等務洗心滌慮將從前隱弊一一首出除
往罪盡行寬恕仍加賞勸如藐玩不遵復肆奸欺一經
發覺身家性命皆不可保矣決不虛示崇禎九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

行西安理刑官清屯檄

為清查軍屯以裨實用事照得西安左前後三衛所額設屯軍屯地照軍給地以地養軍乃祖宗足兵足食良法祇緣承平日久初制盡廢屯軍既不堪實用屯地亦徒有空名其各軍原領屯地有被權貴豪強衙蠹學劣霸占者有始因免食軍糧日久欺隱者甚且有本軍逃亡所遺地畝佃戶徑行侵沒者至如常追免補一項軍有二千餘名皆係豪強霸占每軍一名該地一頃歲取麥米或三四十石或二十餘石止議追糧價銀二兩三

錢七分即免補伍更可駭異當茲內外多事腹心交誼
人民日見擄殺城郭所在破殘設此數萬屯軍何嘗効
一臂之力乃以有用之屯糧徒飽奸狡之腹何如照地
徵租另募精兵以資戰守之為得也為此仰本官即將
前項軍屯調取各衛冊卷并所官旗甲軍職人等溯流
窮源從頭搜查要見國初原額軍屯若干內水旱地各
若干額徵糧草各若干坐落某州某縣地方其地或係
軍種或係民佃或係權貴生員衙役人等承種令其各

遞認狀報首明白俱許照常耕種免其當軍卽照所種地之肥瘠分為等第酌定本折糧銀數目備開某某地應徵本色麥苳米各若干折色銀各若干其糧銀近省者運赴永豐倉上納離省寫遠者納貯坐落州縣專聽另募精兵支用至於赴邊班軍亦免上班止議納價各衙門應用軍役亦止議給工食俱不許免種屯地務要一一查出地不容失一畝糧不容遺一粒通融祖制設立新規使地出之糧實可養軍糧養之軍實堪征戰則

國初富强之盛可復見於今日而三秦可以長治久安
矣此事本院期於必行如有權貴豪强衙蠹學劣與各
項奸徒詭計阻撓生端抗拒及首報不實者指名報院
應按法處治者即按法處治應特疏糾叅者即特疏糾
叅本官務要留心清理速竣此役仍備造屯地糧數坐
落州縣承種花名文冊齋院以憑覆覈具奏施行崇禎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行清軍兵備道查各衙門軍役檄

為清查衙役軍丁實數議給工食以釐積弊事照得西
安左前後三衛屯軍昔年鑽營各衙門答應有應舍人
者有應夜役者有應軍伴軍牢者有應鼓手襍差以及
諸色匠作者名色不可勝數又巧立二三班更圖歇役
計各衙門濫用之數實繁有徒推原其故蓋以倚藉衙
門占役名色希圖霸種屯地甚有全不應役而以家僕
充點一時者其影占之弊種種難悉今本院痛釐此弊
將前項軍役一槩起課即衙門差使不可盡裁宜另議

工食豈可以官軍額屯任冗役濫食乎如本院衙門舊有襍項軍役三班共計四百三十餘名今已盡發起課止留二班每名另給工食七兩三錢本院衙役既清而司道操屯府廳衛所獨不可清乎為此仰道官吏即將三司各道并屯操叅將府廳衛所等衙門各役使軍丁盡數會查實數行令起課其有應該留用勢必不可缺者另詳申議工食但係濫役盡行裁汰歸營以實伍省費逐一清查明白總造一冊報院再照按察兩院駐劄

省城為日不多豈可常設軍丁影占滋弊此項尤宜盡
裁也以後每遇兩院進省駐劄其應用軍役各衛所即
照有司撥快皂例撥牢伴或各衙門下班人役借用應
役不得仍前常川設軍限十日內查清造冊報院以憑
施行毋得延緩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行西安監收官第一次屯田起課檄

為徵收屯糧事據西安監收官呈齋改正西安左前後
三衛常追免補等項起課冊到院案照本院先因各衛

軍屯或被權貴豪強衙蠹學劣霸占或被奸狡之徒侵
隱以致營伍空虛檄行西安理刑廳清查續據該廳將
常追免補勢豪影占遠近脫逃衙門答應四項逐一查
出酌量地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等起課上地每頃一
十八石中地每頃一十五石下地每頃一十二石每糧
一石折銀七錢冊繇前來查有股項未明者隨行監收
廳覆覈改正去後今據前因合行徵收為此除行各屯
地坐落州縣收解外仰本官查照發去冊造應徵糧銀

自崇禎十年起將各州縣解到屯糧銀兩照數收貯永豐倉專聽本院兵餉支用不許別項擅動分毫仍轉行各衛所管屯官員各將原管前項屯地應徵糧銀亦自崇禎十年起督責旗甲嚴催種地人戶速赴坐落州縣上納務要六月內先完一半十月內通完永為定例如各官催徵有法銀完獨蚤本院具題優叙倘或漫不經心以致軍餉缺乏者官定重處旗甲拏究決不輕貸先具遵依緣繇報查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又行布政司查追喊譟軍人屯田并挈未獲譟軍
檄

為發審事據該司呈具李進成等焚劫喊譟詳繇到院
該本院審看得各犯無端發難法紀蕩然李進成擒於
本院大門之內與李統業許通江段守強所劫陳隆化
家衣物俱被見獲固皆應斬無辭至其餘各犯原赴教
場應點乃相率入城恣行無忌當被擒獲俱應正法未
可以有贓無贓為首為從分重輕也至胡久興當擒獲

之時除去大帽自稱非軍及欲加刑乃將地畝軍戶一
一供出貌猙獰而語閃爍尤是各犯之渠若劉見所攜
皮襖裁製方新未經穿著豈本軍曾用之物况五月非
衣裘之時又見獲雲履一隻云得之三門口查陳隆化
之門即與三門口相對此非本犯隨衆譟亂之確証乎
至吳錫方在喊譟之時擒自鐘樓之前是本院所目擊
者若以無贓曲宥使各犯止譟於本院衙前不焚劫陳
隆化之家或焚其室而不劫其有遂可置之不問乎若

各犯者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之可也除將七犯俱行梟示外其陳應積朱一寧馬一坤王權楊應曉賈浩兒陳希虞徐登山程宗德李繼忍姑行細打陳征徊姑行責治李朴然審係新至原未至教場當即釋放外為照已斬李進成等七名與細打責治陳應積等十一名皆係應點之軍併無一人在起課之數者本院清屯之舉於應軍者但取軍能實在除種原贍屯地外仍議每年另給銀二兩四錢加恩不為不厚於種地者但使

地不落空僅照各軍私典之價止每畝約徵租銀一錢取數不為不輕故凡實在應軍者未有不忻然入伍凡本等種地者亦未有不樂於輸租惟是貪紳梟弁蠹役劣衿徑欲白占軍屯與夫積年包軍奸徒指稱代應剝取軍資自肥併無實軍操點皆以此舉為害己為不情於是邀眾講止未已也而倡議阻撓倡議阻撓未已也而挑釁恐喝謂第得鼓煽各軍一譟遂可寢其事耳逐審李進成等止陳應積許通江楊應曉程宗德李繼忍

各自種地五十畝王權自種地四十畝陳希虞自種三十畝李樸然自種十三畝徐登山自種十畝其餘俱係各占地之家僱覓應點若輩冒軍霸屯流禍至此其各名下屯地豈可復聽若輩占據合行查議為此仰司官吏即將前犯一十八名原贍軍屯地逐一清查明白作何追還招佃速議妥確呈院以憑施行未獲脫逃王爾勳仍嚴限緝拏務獲另結毋得疎縱其王爾勳軍地的係何人隱占查確併報至都司原出示點軍及各軍齊

集教場又分付不點且遽下嚴令以駭衆聽本院原行
令該司領兵二千屯司領兵一千操司領兵二千本院
中軍官領兵一千如何不遵原示移付各官分點又兵
先在教場喊譟如何不行禁止即不能禁止教場距城
約三里餘如何不馳報城內遏阻聽其入城一併查明
通詳兩院毋違崇禎十年五月初六日

又行各州縣申飭徵收屯糧檄

為徵收屯糧事據長安縣申稱本縣額徵三衛上半年

屯課銀一千二百餘兩止催旗甲嚴督佃戶完納收糧
吏役公平收受並不加收毫釐仍給佃戶原發繇票一
張佃戶樂意輸納今已通完等因到院為照西安贍軍
屯地率皆膏腴原派課額極輕完納最易無奈各有司
悠忽因循以致各佃戶觀望抗負如長安縣催徵不擾
鼓勸有方原派夏季額銀一千二百餘兩奉行僅月餘
開收不旬日即照數通完有裨軍務殊非淺鮮除將賈
知縣紀功優叙外第查長安屯地較之該縣肥瘠相等

而長安未煩鞭扑勾攝申擾能令佃戶樂從輸納通完而該州縣均司督徵完報豈容獨後合行申飭催解為此仰州縣官吏即將該州縣額徵屯課照依節行事理并師賈令催徵之方嚴責旗甲督催佃戶人等速將應納上半年糧銀設法催完報院定與賈令一體優叙如或泛視緩延定行叅處決不輕貸崇禎十年六月十八日

行都司議給各衙門軍役免支工食檄

為立法免支軍役工食以省煩擾事照得本院與各衙門裁定應留供役軍人原種屯地既經起課合照本院前行每名月給工食六錢歲給七兩二錢應於屯糧內支給但查留用各役中亦有自種屯地者今議即於原種屯地應納課銀給票免抵以免本軍輸納以省官給煩擾實為兩便擬合清查造冊給票為此仰司官吏即將本院及各司道衛所等衙門原奉本院批准應留軍役逐一查明彙造一冊每一衙門備開某項人役若干

某某共若干名造冊報院以憑查發印票徑給本役執赴原種屯地坐落州縣付收糧吏將本役名下應納課銀照票內銀數登簿註收即作已支工食本役止取實收併領繇票存照其兌糧票著收糧吏存貯抵數除抵兌之外本役仍該課銀若干即照數補納通完不得拖欠毫釐中有新應未種屯地者應該另行給糧不得混造一處致難稽查未便崇禎十年六月十九日

白谷集卷四